第一图书网, tushu007.com

<<三岛由纪夫精品集>>

图书基本信息

书名：<<三岛由纪夫精品集>>

13位ISBN编号：9787309058673

10位ISBN编号：7309058674

出版时间：2008-5

出版时间：复旦大学出版社

作者：(日)三岛由纪夫

页数：299

译者：唐月梅

版权说明：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：http://www.tushu007.com

<<三岛由纪夫精品集>>

内容概要

《三岛由纪夫精品集》其中故事有，歌岛19岁的穷苦渔民久保新治，出海打鱼归来，在岸边的劳动妇女中发现一位陌生的妙龄女郎。
她任凭海风吹拂秀发，在落日余晖中显得分外光彩照人。
新治心中柔情满溢。
后来才晓得她是歌岛富商宫田照吉寄养在外地的掌上明珠初江。
新治从心底萌生爱慕之情。
富家子弟川本安夫，自恃名门望族出身，亦对初江垂涎三尺，并散布消息：照吉已选定他为乘龙快婿。
新治自愧家贫，但始终未稍熄对初江的爱情之火。
灯塔主任夫人是歌岛的头面人物，由于独生女千千代子负笈东京，生活寂寞，为岛上姑娘讲授礼貌课，初江也报名参加。
初江对岛上地理不熟，上课前迷失了方向，幸遇新治指点迷津，意外的相逢，为这对年轻人创造了彼此敞开心扉的机会。
过了几天，新治刚拿到的工资不慎遗失，初江恰到了工资送到他家，然后又折回海边寻找新治，他们在黑暗处拥抱接吻，互诉衷曲，并相约在狂风暴雨不出海捕鱼的日子在旧陆军观测哨所见面。
不久，在一个大雨滂沱的日子，新治先期来到哨所燃起篝水取暖，忽然进入梦乡，朦胧中看到一个赤身裸体的妇女在烤被雨水淋湿了的衣裙，原来就是初江。
初江动情，同新治戏谑，但双方并未结合。
归途，他们依偎亲昵之状，被从东京度假归来的千代子看在眼中。
千代子对新治一往情深，只因自己长得不美，才把爱慕之情深埋心底。
此时一股无名妒火，驱使她把事情告知安夫。
歌岛夏日饮水紧张，只靠山上流下的一泓清泉，由村公所排好打水顺序。
安夫得知初几排在深夜打水，便起歹心，到时躲在暗处，等到初江放下扁担，便伺机扑了过去。
由于初江顽抗，未能如愿以偿。
他怕初江将事情告知照吉，便乖乖听从初江指使，为初江挑水。
不久，在飞短流长的歌岛，新治与初江坠入情网的消息不胫而走，但被添枝加叶，面目全非。
从此，新治去青年会活动，人们敬而远之，新治幼弟阿宏也遭到了同学的恶语奚落。
闲言传入照吉耳中，他怒不可遏，严禁初江外出。
一对热恋中的青年男女被隔绝开来，只能用秘密传递纸条的方法互诉衷肠。
及至千代子知道这一严重情况，悔恨交加，提前离家回到东京。
行前，她特地赶到晨霭茫茫的港口，问新治她是否那么难看，憨厚善良的新治说她漂亮，千代子虽然得到慰藉，但却更加负疚于心。

第一图书网, tushu007.com

书籍目录

潮骚春雪

章节摘录

第一章　　歌岛是个人口一千四百、方圆不到四公里的小岛。
歌岛有两处景致最美。
一处是人代神社，坐落在岛的最高点，朗西北而建。
从这里极目远望，可以望及伊势海的周边，歌岛就位于其湾口。
北面濒临知多半岛，由东向北伸展着渥美半岛。
西面隐约可见从宇治山田到津的四日市的海岸线。
拾200级的石阶而上，来到了由一对石雕唐狮子守护的牌坊前，猛然回首，可以看到被这种远景包围着的像是古代的伊势的海。
这里，原先松枝交错，形成一座“松牌坊”，为赏景的人提供了一个别有风趣的自然画框。
但是，松树在几年前已经完全枯死了。
松树的绿还是浅谈时，靠岸的海面已经被春天的海藻染上了红赭色。
西北的季节风不断从律的风口吹拂过来。
这里赏景，寒气袭人。
八代神社供奉着绵津见命海神。
这种对海神的信仰，是渔夫们从生活中自然产生的。
他们经常祈求海上平安，如果遭遇海难，获救后就首先来到这座神社奉献香资。
八代神社有珍宝砧面铜镜，有八世纪的葡萄镜，还有在日本仅有的十五六面的中国六朝镜复制品。
镜子背面所雕刻的鹿和松鼠群，是在遥远的过去从波斯的森林辗转漫长的陆路，再渡重洋，旅游了半个世界，来到如今这个岛上安家落户的。
岛上景致最美的另一处，就是靠近岛上的东山山顶的灯塔。
灯塔耸立的断崖下，不断地传来伊良湖海峡的海潮声。
起风的日子里，这连接着伊势海和太平洋的狭窄的海峡，翻卷起无数的旋涡。
与这海峡相隔，靠近渥美半岛的一端，在多石而荒凉的岸边，耸立着一座伊在湖海岬的无人小灯塔。
在歌岛的灯塔上，东南可以望及太平洋的一角。
刮西风的拂晓时分，在东北隔渥美湾的群山远方，有时还可望及富士山。
从名古屋和四日市出入港的轮船，擦过星散在湾内至外海上的无数的渔船，经由伊良湖海峡时，灯塔看守从望远镜中窥视，很快就念出了船的名字。
在望远镜的视野里，摄入了三井航线的1900吨货轮十胜号。
货轮上的两个身穿工作服的船员一边踏步一边在闲谈。
过了片刻，又一艘英国的塔里斯曼号轮入港。
可以清楚地看见上甲板上的一个船员正在投套圈的小小的影子。
值班小屋里，灯塔看守坐在办公桌前，将船名、信号、符号、通过时间和方向，都一一记在船舶往来报表上，并将它拟成电文进行联络。
多亏这种联络，港口上的货主才能及早做好准备。
一到下午，落日被东山所遮挡，灯塔周围变得阴暗起来。
老鹰在明亮的海的上空翱翔。
它仿佛欲与天公比试，轮流扇动着双翅，刚要俯冲，却又突然畏缩在空中，飞翔而去。
榜黑时分，一个年轻的渔夫拎着一层大比目鱼，从村里急匆匆地只顾攀登通向灯塔的山路。
这个年轻人方才几岁，前年从新制中学毕业。
他身材魁梧，体格健壮，惟有脸上的稚气同他的年龄是相称的。
他的黑得发亮的肌肤，一个具有这个岛的岛民特点的端庄鼻子，搭配着两片裂莹的嘴唇，再加上闪动的两只又黑又大的眼睛，这是以海为工作场所的人从海所获得的恩赐，而决不是属于智慧的澄明的象征。
因为他在学校的成绩非常之差。

他依然穿着今天一整天都裹在身上的捕鱼工作服，即已故父亲遗留下来的裤子和粗布工作服。
这年轻人穿过静谧的小学校园，踏上水车旁的坡路，拾级而上，来到了八代神社的后面。
可以清晰地看见神社的庭院里在薄暮笼罩下的桃花。
从这里再攀登，不足十分钟就可到达灯塔了。
这山路实是崎岖不平，即使白天，走不惯这条路的人也难免会绊倒。
可是，这年轻人就是闭上眼睛，他的脚也能膛着松树树根和岩石前进。
纵令像现在这样一边沉思一边行走，也不会绊跤。
方才还在夕阳残照的时候，载着这年轻人的太平号运回了歌岛港。
每天，年轻人和船主以及一名伙伴都一起驾驭这座小汽船出海打鱼。
回港后，年轻人就把捕获的鱼移到合作社的船上，然后把船靠在海边，拎起比目鱼准备到灯塔长家去。
这时，他想先回家一趟，于是沿着海岸走了起来。
这仿黑时分，还有许多渔船靠岸，一阵阵吆喝声，使海滨沸腾起来。
一个陌生的少女站在沙滩上，靠在一个名叫“算盘”的坚固的木框边小憩。
当起重机把船拖上来的时候，这木框就做垫船底用，是依次往上挪动的工具。
少女操作完毕，像是在那里喘气歇息的样子。
少女额上渗出汗珠，脸颊红彤彤。
寒冷的西风十分强劲，她因干活而发热的脸袒露在劲风之中，秀发飘逸，像是十分快活的样子。
她身穿棉坎肩和扎腿劳动裤，手戴肮脏的粗白线劳动手套。
健康的肤色与其他的妇女别无二致，但她眉清目秀。
她的眼睛直勾勾地凝望着西边海面的上空。
那里黑压压的积云中，沉入了夕照的一点红。
年轻人未曾见过这张面孔。
按理说，他在双岛上没有不认识的人啊。
要是外来人，他一眼就能辨认出来的。
可少女的装扮又不像是外来人。
只是，她独自一人面对大海看得入神的样子，与岛上的快活的妇女通然不同。
年轻人特意打少女面前走过，在少女的正面停下了脚步，认真地望着少女，就像孩子望着陌生人一样。
少女微微皱了皱眉头，眼睛依然直勾勾地凝望着远方的海面，连看也不看年轻人一眼。
寡言的年轻人实地调查完毕，旋即快步离开那里。
这时候，他只是模模糊糊地沉捆在一种好奇心的幸福感中，这种失礼的实地调查在他脸上反映出来的羞怯，直到后来，也就是直到他开始登上通往灯塔的山路时，才渐渐地消去。
年轻人透过一排排松树的间隙，鸟瞰眼下的汹涌澎湃的大海。
月亮露脸前的大海，漆黑一片。
转过“女人坡”——传说这里会迎面碰见魁伟的女妖——就可以望见灯塔的明亮的窗户。
那亮光刺痛了年轻人的眼睛。
因为村里的发电机发生故障已久，村里只看见昏暗的煤油灯的灯光。
年轻人为了感谢灯塔长的恩情，经常这样把鱼送到灯塔塔长那里。
临近新制中学毕业，年轻人考试落第，眼看就要延长一年才能毕业，他的母亲对灯塔长太太--他的母亲平时常到灯塔附近来检引火的松叶，同灯塔长太太有一定交往——诉苦说：儿子延期毕业的话，家中生活难以继传。
太太转告了灯塔长，灯塔长去见了他的挚友——校长。
这样，年轻人才免于留级，准予他毕业了。
从学校出来，年轻人就出海捕鱼。
他经常把捕获的鱼送到灯塔，还不时地替灯塔长夫妻采购，博得了他们的欢心和喜爱。
登上灯塔的钢筋水泥台阶这边，紧靠着一小块旱田，便是灯塔长的官邸。

厨房的玻璃门上，摇曳着太太的影子。
她像是正在准备晚餐。
年轻人在外面扬声招呼。
太太把门打开，说：“哟，是新治。
”太太接过年轻人默默地递过来的比目鱼，高声地说：“孩子他爹，久保送鱼来了。
”从屋里首传来了灯塔长的朴实的应声：“你总是送东西来，太感谢了。
请进来吧，新治。
”年轻人站在厨房门口，显得有点腼腆。
比目自己经躺在一只白搪瓷大盘里，从微微喘息的鱼鳃里流出来的血，渗入又白又滑的鱼身。
第二章　翌日清晨，新治乘上师傅的船儿出海捕鱼去了。
黎明时分，半明半暗的云空，在海面上映出一片白茫茫。
开到渔场，约莫得花一个小时。
新治身穿工作服，胸前围着耷拉到膝头的长黑胶围裙，手戴长胶手套，站在船头，遥望着航行前方的灰蒙蒙的层空下的太平洋方位，回想起昨晚从灯塔回家后就寝前这段时间的事来。
……在小屋的炉灶旁，吊着一盏昏暗的煤油灯。
母亲和弟弟在等待着新治归来。
弟弟12岁。
自从父亲在战争最后一年死于机关枪扫射之下以后，到新治出海劳动这数年间，母亲一人以海女的收入来维持一家的生计。
“塔长很高兴吧？
”“嗯。
他一再让我进屋去，还请我喝了可可呐。
”“可可？
可可是什么？
”“是西方的红小豆汤吧。
”母亲什么烹调都不会，只会切切生鱼片，拌拌凉菜，或者烤整鱼，一锅煮熟。
盘子里摆了一尾新治捕捞上来的绿鳍鱼，是整条煮熟的。
由于没有好好洗干净就下锅，吃鱼肉时，就连鱼肉带沙子一起吃了。
在饭桌上闲谈的时候，新治盼望从母亲的嘴里吐露出有关那位陌生少女的一些传闻。
然而，母亲这个人是不爱发牢骚，也不喜欢背地议论人的。
饭后，新治带弟弟到澡堂洗澡去，他想在澡堂里听到少女的一些传闻。
但时间太晚，浴池空空荡荡，洗澡水也脏了。
天花板上回响着粗哑的嗓音，原来是渔业合作社主任和邮局局长泡在浴池里谈论起政治问题来。
兄弟俩以目致意后，就泡在浴池的一端。
新治一味竖起耳朵倾听，他们的政治话题总是没有移到少女的新闻上来。
这时候，弟弟很快就洗完澡走出了浴池，新治也只好一起走了出来，问明缘由。
原来是弟弟阿宏在玩剑戟游戏的时候，用刀击中了合作社主任的儿子的头，把他打哭了。
平时一仰脸躺下就入睡的新治，这天晚上上床后却兴奋得久久未能成眠。
他从来没有生过病，这回他担心起自己是否生病了。
……这种奇妙的不安情绪，一直持续到今天早晨。
眼下新治站在船头，眼前展现广大无际的海。
只要眼一望见海，他平日那种熟悉的劳动的活力就在全身沸腾起来，心情自然而然地就会平静下来。
发动机一震动，汽船也随之微微震动。
凛冽的晨风，扑打在年轻人的脸颊上。
右边悬崖高处灯塔的光，早已熄灭。
早春的褐色树林下，伊良湖海峡飞溅起的浪花，在清晨的迷蒙景色中，呈现一派白花花。
太平号由师傅熟练地操纵着橹，乘风破浪地顺利穿过海峡潮水的旋涡。

要是巨轮航行这海峡，必须通过总是掀起浪花的两处暗礁之间的一条狭窄的航道。
航道水深约140多米至180多米，而暗礁上则只有23米至36米左右深。
由是，从这条航道标志的浮标周围，向太平洋方位深深投下了无数的捕章鱼的陶罐。
　　歌岛年捕鱼量八成是章鱼。
11月开始的捕章鱼汛期，在起始于春分的捕乌贼汛期以前已经接近尾声。
伊势海天气寒冷，秋天章鱼群为了避寒，顺流游向太平洋的深处，所以捕章鱼的陶罐正等待着捕捉这些章鱼。
就是说捕章鱼季节快结束了。
　　对干练的渔夫来说，非常熟悉岛屿的太平洋一侧的浅海海底全部地形，就像熟悉自己的庭院一样。
　　“海底黑沉沉，简直像瞎子按摩一样呐。
”渔夫经常这么说。
　　他们靠指南针辨别方向，仔细观察比较远方海角的群山，通过高低的较差，来弄清船儿的所在位置。
弄清位置，就知道海底的地形。
每条缆绳分别挂上上百个捕章鱼陶罐沉入海底，很规则地排成无数的行列。
拴在缆绳的一处处上的许多浮标，随着潮涨潮退而摇动。
捕鱼的技术之老练，得数既是船主又是师傅的捕捞长了。
　　新治和另一年轻人龙二都认为，只要致力于适合自身的力气活儿就行。
　　捕捞长大山十吉的脸，活像被海风鞣熟的皮子。
连皱纹的深处也被晒得黝黑，手上的疤，不知是渗透在皱纹里的污垢，还是打鱼的旧伤痕，如今已经分辨不出来了。
他这个人难得一笑，平时很是冷静，虽然为了指挥捕鱼而扯大嗓门，可是不会因生怒而大声吼叫。
　　打鱼的时候，十吉基本上不离开掌橹场，用一只手调节发动机。
到了海洋，许多原先看不见的渔船都麇集在这里，互致平安。
十吉降低发动机的马力，一开进自己的渔场时，就向新治示意，让他把传动皮带挂在发动机上，再绕在船舷的旋转轴上。
船儿沿着挂上捕章鱼肉罐的缆绳缓缓行驶，这个旋转轴带动了船舷外的滑轮。
青年们把挂着捕章鱼陶罐的缆绳拴在滑轮上，倒了上来。
必须不停地倒，否则缆绳会滑回去。
再说，要把饱含了海水而变得沉重的缆绳拉上来，就需要加倍的人力。
　　微弱的阳光笼锁在水平线上的云层里。
两三只鱼鹰把长长的脖颈伸出水面游来游去。
朝歌岛望去，向南的断崖被群栖鱼鹰的粪便染成一片白花花。
　　风，格外的寒冷。
由滑轮将缆绳卷上来的同时，新治望着湛蓝的海，从中感受到马上就应使自己出汗的劳动的活力涌了上来。
滑车开始转动，湿漉漉的沉重的缆绳从海里被倒了上来。
新治带着胶手套的手，紧握住冰冷而坚硬的缆绳。
倒上来的缆绳通过滑轮的时候，四处溅起了像冷雨般的水花。
　　接着，红赭色的章鱼陶罐从海面露了出来。
龙二在等待着，倘使罐子是空的，他就不让空罐接触滑轮，迅速将蓄满罐里的水倒出来，然后靠缆绳把陶罐再放回海里。
　　新治叉开双脚，一只踩在船头，接连不断地把长长的缆绳倒上来，他心想：从海里会拉上什么来呢？
他不停地倒着缆绳。
新治胜利了。

但是，实际上海也没有输。
不断倒上来的都是空罐子，它们像是在嘲笑。
拉上来的相隔七至十米一个的意鱼罐已有二十多个，全都是空的。
新治仍在倒着缆绳。
龙二把空罐里的水倒了出来。
十吉不动声色，手握住橹，默默地注视着年轻人的操作。
新治的脊背上渐渐渗出了汗珠。
裸露在晨风中的额头上的汗珠在闪闪生光。
脸颊火辣辣的。
阳光好不容易透过云层，把年轻人跃动的淡淡的身影投射在脚下。
花二把拽上来的罐子不是倾倒在海里，而是倾倒在船里。
十吉停止了转动的滑车。
新治这才回头望了望章鱼罐。
龙二用木棍连续捅了几下罐里，总是不见章鱼出来。
他又用木棍搅动，章鱼才勉强从罐里滑了出来，蹲在船板上，就像人午睡正酣的时候不愿意被人唤醒一样。
机械室前的大鱼糟的盖子弹开了，今天的第一次收获，一古脑地倾泻在槽底里，发出了低沉的声响。
整个上午，太平号几乎都是以捕章鱼度过的。
仅仅捕获了五尾章鱼。
风已停息，和煦的阳光开始普照大地。
太平号驶过伊良湖海峡，回到了伊势海，准备在这捕鱼禁区里偷偷垂钓。
所谓垂钓，就是一种捕鱼的方法，即把结实的一串串的鱼钩放在海里，船儿向前行驶，鱼钩就像铁耗子在海底耙来耙去。
许多挂着钓钩的绳子被平行地系在缆绳上，缆绳水平地沉人海里。
相隔一段时间再拉上来，四条鲷鱼和三条舌鳎鱼从水面上蹦了上来。
新治赤手把它们从鱼钩上拿了下来。
鲷鱼露着白腹躺倒在沾满血迹的船板上。
舌鳎鱼那两只被埋在皱纹里的小眼珠、那濡湿了的鱼身，都映照者蔚蓝的天空。

编辑推荐

《三岛由纪夫精品集》是日本著名作家三钪由纪夫，描写浪漫爱情和性苦闷的经典作品。

第一图书网, tushu007.com

版权说明

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:http://www.tushu007.com